

# 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 习近平的故事

### —习近平在浙江

连载121

第二件事,他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带领考察团赴上海和江苏考察。

习总书记到浙江工作后,就提出要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融入大上海,接轨长三角”,使浙江经济既能走出去,又能引进来。在2003年浙江省两会期间,他专门找我布

置起草赴上海、江苏学习考察方案的任务,并详细提出了“学什么”“怎么学”“回来以后怎么干”等一系列考虑。事后我向秘书长作了汇报,起草了一个学习考察方案,经习总书记同意后,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2003年3月21日,习总书记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对上海、江苏展开了为期5天的学习考察,成员包括省级领导和各市委书记以及有关部门一把手共80余人,规模空前。

在绿树环抱的上海西郊宾馆,习总书记表达了此行的目的: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结束对上海的考察后,习总书记又率队赶往江苏。在南京,他再次表达了与上海之行相似的意图。5天时间里,浙江代表团马不停蹄,学习考察了上海、江苏的多个地

方。作为此行的重要成果,浙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了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的协议,并就习总书记提议的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设想达成共识。

对于为何要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习总书记表示:完善的合作机制是加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要从政府、企业、民间等多方着手,健全合作机制,建议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坚持和完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进一步探索建立有组织、可操作的专项议事制度,积极推动各类经贸活动的开展”。

沪苏之行后,“接轨上海”成为浙江发展的关键词。回到杭州后,省里马上召开了关于学习上海江苏经验、推动长

三角合作发展的动员大会,习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阐释了推动长三角合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指导思想,提出了主要目标任务。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正是他的这些前瞻性、战略性决策,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如今的国家战略,使中国经济主要发达区域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格局。现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已经实现企业注册登记、社保基金办理等60多项业务互联互通、跨省共享,为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黄玉凤

## 纺棉花

“太阳出来磨盘大,你我都来纺棉花,棉卷那个紧紧的捏在手,线线儿不断地往外拉……纺呀纺呀呀呀,一天就纺出了二斤花。”

奶奶是纺棉花高手,虽然已经去世将近40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奶奶和母亲以及街坊邻居纺棉花的情景。

以前,农村吃穿基本上靠自己生产,男耕女织,家庭成员穿的盖的都是女人们纺织而来,很多家庭都有纺纱车,用自家纺的纺织布。贫穷人家的女孩子,七、八岁就学会了纺棉花。男女到了十五六的时候就结婚,家庭好一点儿的人家有现成的纺车,女人们除了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外,就是纺棉花。家庭特别穷的人家,女人就从娘家把纺车带来纺棉花,不光要解决一家人的穿衣问题,还要用纺棉花赚来的钱,买油盐酱醋。

妇女们穿着黑蓝色的衣服,腿上绑着裹腿,迈着小脚穿梭在破旧的草屋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里里外外地忙活着,不得一点儿空闲。有道是“家里有个抬抬妇,顶上外面半张锄。”为了让男人吃饱外出种地、为了孩

子长身体,她们总是不舍得吃饱,年纪轻轻就满脸皱纹,她们起早贪黑地纺棉花,身上却没有一件新衣。

女人们纺线的技术是多年练成的,熟练的时候,她们仿佛不是用棉花纺线,而是从棉条里往外抽线,感觉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棉条里的,又细又长,连绵不断。那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又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棉卷条里抽出的银丝白如雪,变魔术似的成为细细长长的棉线,在纺花车上的纺锤圈数越缠绕越多,越缠绕越大,直到像成熟的中间大两头小的肥桃。

女人纺棉花最辛苦的是炎炎的夏日和下雪的冬天。夏天天气热蚊虫多,纺棉花两手不能摇扇子,她们强忍着蚊虫的叮咬,汗水总是满身流,衣服好像在水里浸湿了一样。冬天,女人在屋内纺棉花,不能把纺花车搬到让孩子们挤满的炕头上,她们只有在正间纺棉花,两手冻得像红萝卜。

后来,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日渐好转。机器纺织代替了手工纺织,人工纺花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还是会时常念起奶奶纺棉花的情景,念起那“嗡嗡”“嘤嘤”的声音。

刘可训

周日,难得在家陪妈妈唠唠嗑,临近晌午门铃响了,推开门,邻居大婶提着一大袋子玉米面进来,笑嘻嘻地对妈妈说:“嫂子,中午贴饼子吧,亲家刚送来的新鲜玉米面。”说罢便匆匆回家做午饭去了。

于是,妈妈戴着围裙在厨房里大显身手。她把玉米面倒进盆里,加上少许豆面,把混合了小苏打温水缓缓倒入面盆中,一边认真熟练地做着贴饼子的每一个细节,一边和我聊起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年往事……

很多年前,妈妈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家有年迈的爷爷、奶奶、爹、娘,还有三位哥哥二位姐姐一共十口人,要操持一大家子吃饭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春天,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幸亏后院里有几棵槐树、榆树和梧桐树都粗壮茂盛。春天,榆钱挂满枝头,舅舅们就爬上树撸榆钱,掺在玉米面里贴饼子。之后,槐花和梧桐花次第开放,又吃槐花饼子和梧桐花饼子。花儿吃完了,就把槐树叶和榆树皮磨成面粉掺在玉米面里,可这样饼子硬邦邦的,粗糙苦涩难以下咽。

“饼子和虫子虾酱可是绝配啊!”忽然,妈妈情绪高涨起来,眼里闪烁着光芒,“有了虾酱,再

糙再涩的饼子也不难下咽了。”

妈妈告诉我,以前每年四五月份虫子虾上市,大姨父半夜就出海捕捞,天蒙蒙亮就挑着两大桶虫子虾和大姨步行二十多里路从东海边去姥姥家。姥姥把虫子虾装满盆盆碗碗,舅舅们就往左邻右舍送,一会就送出一大桶,剩余的一桶倒入坛子里撒上盐腌着,五六天后就可以美餐了。贴饼子时姥姥会把加了葱花的虾酱放在锅中蒸着,饼子熟了,虾酱也熟了。有了鲜美的虾酱,餐桌上就有了欢声笑语。

说着,喧腾腾的饼子出锅了,一面是焦黄焦黄的底一面是金黄色。全家人围坐一起品尝着香喷喷的饼子,赞美着妈妈的厨艺,追忆着历历往事。小小的玉米面饼子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传递着浓浓的亲情。

## 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

